



CHINA
Mother of Gardens



中国乃
世界花园之母

[英] E.H.威尔逊 著
包志毅 主译 陈俊愉 译审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MOTHER OF GARDENS

中国 乃 世界 花园 之母

[英] E.H.威尔逊 著
包志毅 陈波 章银柯 谢立山 袁惠坤 代树刚 译
陈俊愉 译审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 / (英) E.H.威尔逊著; 包志毅等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53-4853-7

I. ①中… II. ①E… ②包…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9868号

责任编辑: 彭岩 苏小琚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7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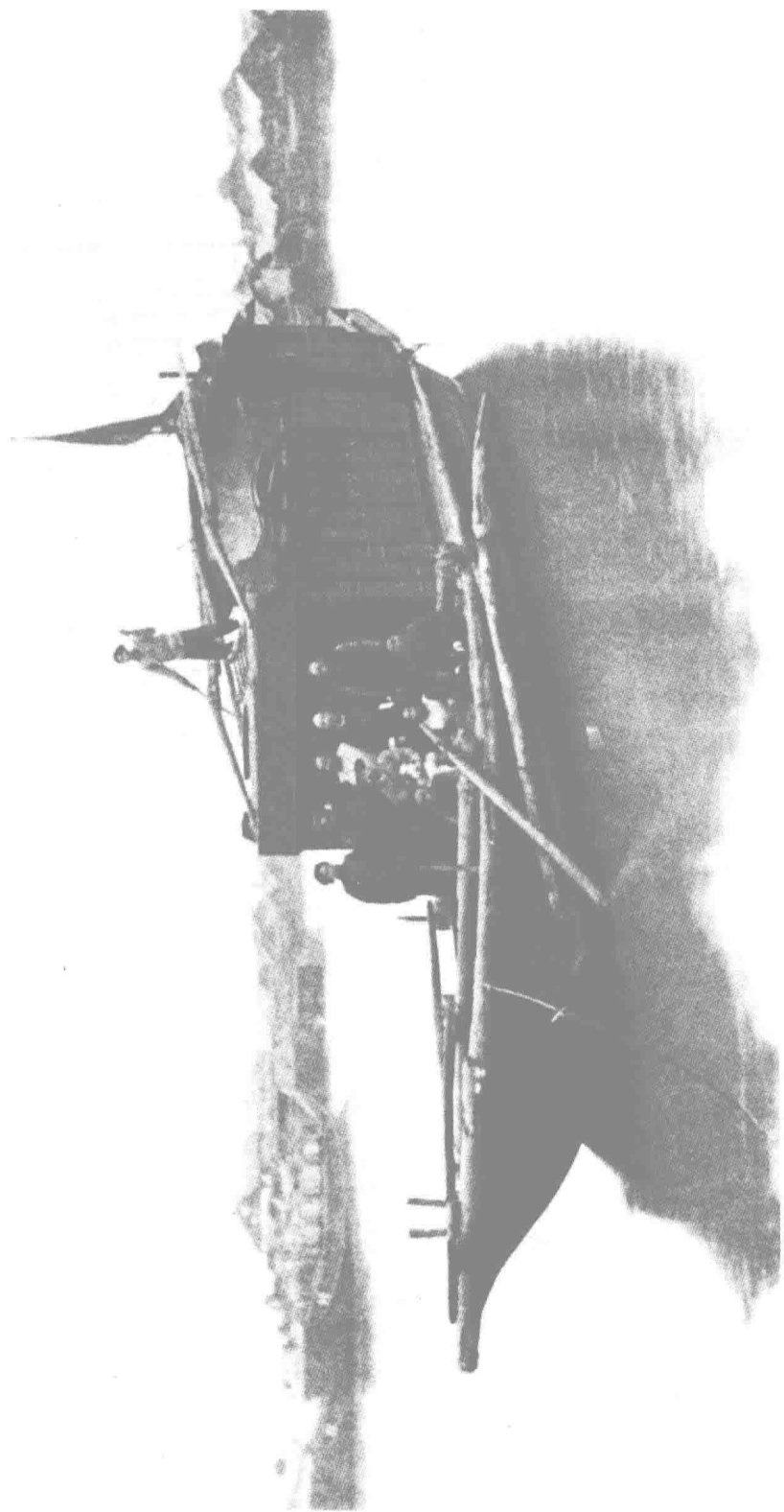
787 × 1092 1/16 36.25印张 400千字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10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我的中国家

出版说明

“China, Mother of Gardens”，即“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是由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威尔逊于20世纪初首先提出的。至今，我国相关行业的从业者都对这句话很熟悉，国际同行也对这个观点十分认同。

威尔逊一生中曾多次造访中国，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的植被、风土人情等，并将原产中国的1000多种植物引种到西方，其卓越的贡献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威尔逊将这些难得的经历汇集成书，在第二版时，他有感而发，将书名改为*China, Mother of Gardens*，本书即为该版之中译本。

但遗憾的是，国内很多人对“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这个观点耳熟却未必能详，甚至并不知道还有威尔逊的这本书。好在有卓见者早于十几年前便开始着手将这部著作推荐给中国读者了。中国著名园林教育家和园林植物专家陈俊愉先生、其高徒包志毅教授以及一批专家学者便是此项工作的积极倡导者。

然而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期间陈俊愉先生的过世，其他版本的先行出版等很多不利因素导致翻译工作几度停顿、搁置。中国青年出版社在获知此项工作情况后，决定全力支持该书的出版。我们与包志毅教授几次讨论，将文本做了精细整理。后来想到威尔逊当年为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引种木本植物和花卉，因此哈佛大学应该会有材料或线索。经包教授和北京植物园郭翎教授引荐，我们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图书

馆馆长取得了联系。令人惊喜的是，在搜集图片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找到了原书中的照片，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威尔逊在中国西部拍摄的，但未收录到书中的照片。这些——300多幅意义非凡的照片，在今天看来真是弥足珍贵。读者从中不仅能发现威尔逊当年采集植物时留下的足迹，还能体会他所使用的一些方法，欣赏到当年中国西部的旖旎风光，甚至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西部住民的原始风貌。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图书馆馆长丽莎女士（Lisa Pearson），经她协调，我们最终获得了这些珍贵图片的使用授权。

因此，读者将会在这个版本中看到全部300余幅老照片，我们根据图注，将原书中没有但文中有所提及的照片统一插在了相关章节后，而全文中均未提及的照片统一放在了书后。

最后，由于本书是以游记形式记录了威尔逊在我国西部考察、采集植物的过程，书中、照片中所提及的许多植物与地域至今仍能找到，所以希望广大读者有机会可以重走“威尔逊之路”，即可感受“世界花园之母”丰富的国土资源，亦可领略祖国之大美山河。

再次感谢为本版图书出版付出努力的所有参与者，既为感激，也为纪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7月

序 言

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真是当之无愧，在那些使我们花园深深受益的国家里，中国雄踞榜首。从早春绽放的连翘、玉兰，到夏季的芍药、蔷薇和牡丹，再到秋季的菊花，这些中国贡献的园林植物资源历历在目。花卉爱好者从中国获得了现代月季之杂交亲本，包括香水月季、杂种香水月季、半藤本的傲游蔷薇和小姊妹月季，当然还有温室里的杜鹃和报春花类的亲本；而果树栽培者从中国得到了桃、橙、柠檬、葡萄柚等种质资源。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花园中，那些最为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及藤本植物，没有一处看不到来自中国的代表性植物。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能长久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保有长久无中断的悠久历史。中国人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开始定居在那片称为“中国”的土地上，属于学术范畴，但中国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000年却是个公认的事实。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欧洲还处于一片荒蛮之时，中国已成为文明古国。

中国与印度的财富传说引起了欧洲的贸易欲望，希望分享他们的财富。这正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于1418年始创航海大时代的原动力，哥伦布的伟大发现便是其主要成果之一。1516年，葡萄牙人通过海路抵达中国，之后他们几经辗转将柑橘带回葡萄牙。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种被带回欧洲的外来植物，但很快其他种类也接踵而至。英国和荷兰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随后中国

本土那些美丽和有用植物的贸易便正式展开了。通过各种方法，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植物开始正式引入欧洲。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些专业的植物采集家被源源不断派往中国。在这些人中，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将植物采集做到了巅峰。这位最成功的植物采集家运回了190种观赏植物，其中有很多是今天我们的花园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种类。福琼搜集的所有植物，几乎都出自庭园。自此之后，几乎再也没有人在中国花园中发现新的植物种类了，这似乎表明福琼及其先行者的发现几乎已囊括了这一领域内的所有新资源。1870年，查尔斯·马里斯（Charles Maries）受雇于英国维彻苗圃（Veitch），他沿长江而上到达宜昌，在那儿采集到鄂报春（*Primula obconica*）。当他觉察到当地人有些敌意且乡间没有什么吸引力时，便转身回到上海。途中，他在江西庐山牯岭采集到樺木（*Loropetalum chinense*）种子和它的同科近缘植物金缕梅（*Hamamelis mollis*）的种子——在所有同属植物中，金缕梅最为雅致。查尔斯·马里斯发表声明说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枯竭，园艺家们一度为这个错误的观念而苦恼。现在看来，简直不敢相信这种观点竟能被人们接受。

早在1869年，佩里·阿曼德·戴维（Pere Armand David）进入四川西部的森林，采集了很多异乎寻常的植物，并将标本寄回巴黎植物标本馆。1882年，佩里·J. M. 德拉维（Pere J. M. Delavay）开始采集云南西部的植物，一直持续到1895年。从1885年至1889年，A. 亨利（A. Henry）着手研究湖北西部的植物。自1890年至1907年，珀尔·P. 法格斯（Pere P. Farges）在四川东北部开展植物采集工作。除上述这些外，从事这项工作的还有几个俄国旅行者。这些新颖绝妙的观赏植物标本让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植物标本馆面貌一新。不过，这些采集家几乎全是对中国植物区系和植被感兴趣的纯植物学者，他们很少采集种子，只有德拉维和法格斯采了一些种子寄给了法国的威摩林（M. Maurice de Vilmorin），可以说是将中国植物引种到了欧洲。他们的工作使人们再度对中国植物产生兴趣，并让我有幸获得赴中国采集植物的机会。

1899年我首次来到中国，直到1911年才离开这片土地。在1905年之前，我为英国一家著名苗圃维彻苗圃工作，只可惜这个公司现已不存在了。1906年至1911年，我为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工作。我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的成果是让1000多种新植物如今在欧美花园中扎根。特权和机遇都很重要，我只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些。

我的中国之行是幸运的。中国人待我既彬彬有礼，又很和善，让我受到尊重。我在中国内陆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和日俄战争期间。我在反洋动乱之前或之后访问各处，但却从未受过任何粗野对待。在我的采集工作开始前，我雇用并训练了一些中国农民。在我的全部旅程中，他们忠心地为我服务，以至于和他们分别时我非常伤感。作为植物采

集工作的前奏，我去云南西南部的思茅拜访了奥古斯丁·亨利先生（Augustine Henry），他给予我很多忠告，对我接下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我在中国工作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中国雇工的努力和亨利先生的指点。对于这些，我深表感激。

本书将会记述一些我在这个花卉王国游历11年的经历和观察到的现象。我尽可能全面地描述中国西部的植被和风景，以及居住在川藏（Chino-Thibetan）交会地区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部落的风俗习惯。我以一个对博物学的各个方面都很感兴趣的自然爱好者和植物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中国。

在20世纪，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农业人口稠密的国家，人们依靠土地维持生活，但她却以世界上最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而屹立于世，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很难想象，这么多土地在投入农耕之前，中国的植物区系和植物资源该有多么丰富！作为一个去过北京、上海，甚至沿长江上行上千公里的旅行者，我从未想过中国竟拥有如此丰富的花卉资源。当然，这里所指的并非是在已垦土地上常见的乔木、灌木和草本花卉，而是在农垦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耕作的山区。所以，我所游历并介绍的中国，并不是游客和城市居民所熟悉的“中国”。这里的中国不是一个充满城市人口和无数稻田的中国，而是一个有着森林、峡谷和终年积雪的高山的中国。

E. H. 威尔逊，1929年2月15日
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

译者序

一、“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的由来和威尔逊的贡献

“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是由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博物学家E.H.威尔逊（E.H.Wilson, 1876~1930）于1929年首先提出的。威尔逊一生中曾多次造访中国采集野生植物，重点考察中国西部，以观赏植物为主。1913年，威尔逊在英国出版了记录他在中国采集野生植物和探险经历的著作——《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轰动一时；1929年，此书在美国出版时易名为《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China, Mother of Gardens*），在全世界范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自此，中国即以“世界花园之母”和“全球花卉王国”之称号闻名全球。近90年来，“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的提法，已被众多园林学家、园艺学家所接受、传承。

威尔逊将原产中国的1000多种植物引种到西方，经他引种的中国杜鹃就有约60种，其中不少在西方国家广为栽培和应用。对于这一领域的贡献，无人可与威尔逊媲美。正是由于威尔逊这些植物采集和引种经历，他切身体会到西方乃至全世界的花园和园林都深深地受惠于中国原产的园林植物，因此威尔逊恰如其分地将中国尊为“世界花园之母”。

威尔逊1876年生于英国，1897年进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工作，1919年任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副主任，1927年升任主任，曾获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维多利亚”荣誉勋

章，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威尔逊前后5次、历时12年，到中国考察和采集植物。

1899~1902年和1903~1905年，他受英国著名园艺公司维彻苗圃派遣，两次来到中国，主要使命是引种珙桐和绿绒蒿。珙桐的花苞片白色、成对，像鸽子展翅，被美称为“鸽子树”（dove tree）或“手帕树”。威尔逊认为它是北温带“最有趣和最漂亮的木本植物”，1899年，他在鄂西山区收集到大量种苗，成功地引种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栽培。现在，珙桐不但在欧美普遍栽培，而且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树木。除珙桐外，威尔逊还引种了大量重要的观赏植物，如山玉兰、猕猴桃、血皮槭、青榨槭、枇杷叶菜莲、巴山冷杉和绣球藤；还有多种杜鹃，如喇叭杜鹃和粉红杜鹃等。

1903年，威尔逊再次来华引种，成功地从川西北将全缘绿绒蒿和红花绿绒蒿引种到西方。

之后，威尔逊又于1907~1908年和1910~1911年两次来中国为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引种木本植物和花卉，主要从湖北和四川，引种了大量木本观赏植物，其中包括在西方颇受欢迎的川滇木兰，著名的孑遗树种连香树，特有树种杜仲，颇具观赏价值的忍冬、四照花、绣线菊、圆叶杜鹃、卵果蔷薇以及大叶柳等。威尔逊还从川西大渡河和岷江流域引种多种百合到西方国家，包括泸定百合、岷江百合（亦称王百合）以及川百合和它的一个变种威氏百合。威尔逊发现、定名发表并推广的岷江百合引到西方后，备受关注，如今已成为全球百合育种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杂交亲本。1918年他去台湾地区考察，还从台湾引种了台湾百合和药百合，并到玉山采集植物，引种中国特有的著名观赏树木台湾杉。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著名园林教育家和园林植物专家陈俊愉先生（1917~2012）认为，威尔逊的巨大贡献有三：

1. 威尔逊远赴中国山野，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树木花草新种；
2. 由威尔逊直接或间接从中国引种、繁殖、推广、应用的全新植物达1000种以上；
3. 威尔逊提倡、推广部分新种作为新品种选育中的关键性杂交亲本，收效显著。

中国的园林植物资源对世界园林和花卉园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卓越贡献。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被称为“花园之母”的国度里，在威尔逊的《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出版近90年之际，中国原产的优异园林植物资源却缺乏有效开发、利用和推广，园林中应用的园林植物种类还很少，在各类园林和室内装饰植物中，外来品种占据重要地位。洋花洋草充斥花卉和苗木市场，传统的中华名花和优异的中国野生园林植物亟待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重现“世界花园之母”的辉煌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二、“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的翻译过程

大约在2005年底至2006年初，我还在浙江大学工作的时候，恩师陈俊愉先生嘱我一起组织翻译此书，认为本书中文译本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在2001至2004年，我和我的学生们翻译出版了大部头的《世界园林乔灌木》（*Trees and Shrub*）一书，我是主译，陈俊愉先生是译审，所以先生认为由我来主持翻译此书是合适的。于是我组织了当时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陈波同志和硕士生章银柯同志等，陈俊愉先生组织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的谢立山、袁惠坤同志和北京林业大学的代树刚同志开展初稿翻译工作。

大约在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初稿，并由我和陈俊愉先生共同进行初步修改和完善。我于2010年8月16日将全部翻译稿交给陈俊愉先生，当时，陈先生已经93岁高龄，但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抽时间做了部分译稿的修改审核工作，但大部分没能完成修改，当时陈先生计划先集中力量完成菊花起源专著，再开展本书译稿的修改和审核。

不幸的是，恩师于2012年6月8日在北京仙逝，大部分译稿未及修改和审核，翻译工作又停了下来。为了完成陈俊愉先生的嘱托，2012年9月师母杨乃琴先生找到了全部译稿，由我继续完成翻译稿的修改和统稿工作，又重新联系出版社。此时我已经到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工作，作为学院院长，行政事务和教学科研工作繁重，加上本人视力问题，翻译工作进展缓慢，翻译难度也确实比较大，特别是书中许多中国西部地名的翻译。好在后来有了印开蒲先生的《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2月）一书做参考，我核对了地名，解决了大部分地名问题。让我惊喜的是，好友安友丰先生居然在网上旧书市场给我买到了几乎全新的英文原著。2014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力邀我将该书翻译出版。而后我们又通过北京植物园工作的师姐郭翎教授引荐，向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图书馆提出申请，希望提供威尔逊当年拍摄的照片档案以提高译本质量，图书馆馆长丽莎女士（Lisa Pearson）欣然应允，无偿提供了所有相关照片。

2015年3月，华南植物园胡启明先生翻译的译本《中国——园林之母》（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此时我们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一度想放弃这个译本。在各位朋友、师长的鼓励下，也是作为对恩师陈俊愉先生的纪念，我还是继续开展翻译工作，并请主要初稿翻译者陈波副教授和章银柯高级工程师协助参与修改部分章节。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于2016年11月28日定稿。最后的修改过程中，我真学习了胡启明先生的译本，获益匪浅。据胡先生译后记，“翻译工作于2012年4月开始，每天伏案工作3~4小时，于2013年4月完成初稿，再用一年多时间查证、修改和补

充。”胡先生开始翻译时已届77岁高龄，出版时刚好80岁！我作为晚辈，时时受到前辈们工作精神的激励！希望这个译本能够与胡先生的译本有相互参照的价值。而因有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图书馆提供的照片档案，此译本的图片更为丰富而精彩。在译本最终修改过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苏小珺编辑对译本的修改和润色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这里，我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翻译出版的各位朋友和同行表示衷心感谢，也感谢各位参与翻译的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

关于本书译名，曾有“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园林之母”等译法，经认真考虑，认为还是采用“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的译法，这也是陈俊愉先生的意见。回顾此书翻译过程，前后竟超过10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2017年是恩师陈俊愉先生100周年诞辰，谨以此《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译本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三、关于本书内容的说明

本书内容非常广泛，除园林植物和花卉资源的内容非常丰富之外，书中还涉及大约100年前中国西部的农林业状况、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对我们回顾这片土地的过去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威尔逊先生对于当时中国国家和民族的认识，有其历史局限性，他的观点也许代表了当时比较典型的西方外来旅行者的观点，但以现代的眼光看，有些看法和观点是不正确的。希望读者注意其局限性，注意鉴别。本书翻译尽最大可能尊重原著，但不代表译者认同原著者的全部观点和看法。

由于本人学力所限，虽经多方努力，但译本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主译者 包志毅
于杭州西溪诚园
2016年12月1日

目 录

- 第 一 章 中国西部
 - 山脉与水系 / 1
- 第 二 章 湖北西部
 - 地形和地质 / 23
- 第 三 章 旅行攻略
 - 道路和旅行装备 / 32
- 第 四 章 宜昌的植物 / 36
- 第 五 章 花卉搜索
 - 鄂西北之行 / 49
- 第 六 章 森林与悬崖
 - 穿越川鄂边界 / 89
- 第 七 章 四川红色盆地
 - 地质、矿藏和农业 / 118
- 第 八 章 四川东部
 - 从大宁县至东乡县的旅行纪事 / 124

- 第九章 古老的巴国
——从东乡县至保宁府的旅行纪事 / 151
- 第十章 成都平原
——中国西部的花园 / 168
- 第十一章 四川西北部
——翻山越岭前往松潘厅的旅行纪事 / 183
- 第十二章 松潘厅
——西番人的领地 / 215
- 第十三章 汉藏交会地区 / 234
- 第十四章 嘉戎部落
——历史、风俗和习惯 / 242
- 第十五章 穿越汉藏交会地区
——灌县至诺米章谷：巴郎山的植物 / 252
- 第十六章 穿越汉藏交会地区
——诺米章谷至打箭炉：大炮山的森林 / 295
- 第十七章 打箭炉，西藏的大门
——甲拉王的人民及其风俗习惯 / 312
- 第十八章 神圣的峨眉山
——寺庙和植被 / 326
- 第十九章 穿越老林
——从嘉定经由瓦屋山到马烈 / 343
- 第二十章 瓦山及其植物区系 / 373
- 第二十一章 中国西部的植物
——世界最丰富多样的温带植物区系简述 / 389
- 第二十二章 主要用材树种 / 407
- 第二十三章 野生和栽培的水果 / 438

- 第二十四章 中药材 / 452
- 第二十五章 花园和造园
——中国人最喜爱的花卉 / 459
- 第二十六章 农业
——主要的粮食作物 / 469
- 第二十七章 重要的植物产品
——野生和栽培的重要经济树种 / 483
- 第二十八章 重要的植物产品
——具有经济价值的栽培灌木和草本植物 / 503
- 第二十九章 茶和产茶植物
——面向西藏市场的茶产业 / 509
- 第三十章 虫白蜡 / 516

第一章 中国西部

——山脉与水系

大致说来，中国正好是一个纵跨22个经度，横跨20个纬度，边界轮廓近似方形的国家。北面以贫瘠的蒙古沙漠和戈壁滩为界，西面由冰雪覆盖的山脉与西藏高原相隔^①。中国南部刚好位于热带地区，而北部却有非常寒冷的冬季。气候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北部年降雨量约760毫米，南部年降雨量约2540毫米。整个国家由险峻的高山、富饶的谷地和冲积平原组成，河网密布，其中黄河与长江位居世界长河之列。

本书所提及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一系列平行的、几乎均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及深切的河谷与西藏高原分隔。这一地区大部分是由山脊如刀锋般陡峭的山脉组成，这些连绵不绝的山脉被狭窄的山谷（或者准确地说是沟壑）分隔。较高的山峰都远高于雪线，山顶的蛮荒壮阔和奇妙景色可与喜马拉雅山相媲美。整个地区从未进行过勘测，我坚信，其中某些山峰的高度可与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相匹敌。

大约在北纬33°松潘厅^②（Sungpan Ting）附近，这些常年积雪的山脉中分出一条巨大的支脉，向东部稍偏南方向延伸了大约10个经度，止于湖北省东北部近安陆县（Anluh Hsien）的低山区域。这一山系又延伸出无数侧支，地貌非常破碎，特别是本书涉及的部

① 译注：这是原著者当时对中国地域的认识和理解，请读者注意鉴别。

② 译注：今四川省松潘县。